

原輯南嶽志廿六卷

第四冊

南嶽志卷五

平江李元度原輯衡山

王香
歐陽謙
蘇軾

形勝三

祝融峯高九千七百三十丈名山記鐵腳道人採藥衡山夜半登

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胸矣峯頂有風穴雨將

作陰風自穴而發又有雷池禱雨輒驗名勝志祝融峯乃七十二

峯最高者記云位值離宮以應火德乃祝融君遊息之所西有青

玉壇方丈道書第二十一福地南有光天壇第二十二福地

明顧璘祝融觀日賦維南衡之崇嶽標祝融之危峯下蟠據乎

厚地上峻極於蒼穹匪丈引之可計度盡他山難比隆睇四

極而無蔽又何限乎寢中觀其欵寄岑律直上莫止捫歷參井
靡高弗至躡浮履霄帝居或指足跪汗慄不敢俯視何其高也
若乃斗柄旣仄啟明未升漏刻已盡荒雞甫鳴天蒼蒼其一色
泯萬動猶無聲謂日出其可覩乃跂望於高亭爾其游氛且凝
灝氣欲豁萬里乍近沕沕穆穆瞻彼陽輪尙爾淵汨冥迷遼漠
恍不可度少焉光景上燭高漢舒白如火將炎大暗微晰羣望
方勤目不移盼積靄倏裂閃爍驚電駭指失叫乍見一綫漂沈
搖曳湧出波面燭龍外赤鳬卵中黃上殷下闔半吐半藏依微
混濛如覲海色水火交爭良久乃脫於是金烏高舉若木影離
羲和叱馭八表馳蹕所可疑者視扶桑於咫尺東溟望而無窮

日遲天於一度何寰周之莫同參渾儀與宣夜猶想像其若夢
大哉天之爲天也固致詰而難終

國朝周錫溥游祝融峯記予之居帶湘而枕衡弱冠後肄業獄
麓上舍麓衡之趾也邇從書記衡郡直回雁峯下歲必登焉回
雁衡之首也而自湘泝衡五百餘里乘流上下則所謂望衡九
面者又厯厯目游之余固非無得於茲山者也顧衡山橫絕南
紀而祝融居中最高左右諸峯而兼有其勝有望日望月二臺
而初日之景尤瓊瑋予固山中人循趾及首覲面而失之可謂
有得於茲山者乎嘉慶壬戌居停觀察史公柘溪巡視獄廟歸
語以狀乃決意游焉於時高蟬咽露商飈徐起爰攜兒子鴻斐

鴻渠買棹江滑以首秋十三日遄發十四日抵嶽市料理漏興
詰朝造焉且憩且行萬山如揖是夕宿上封寺鐘定雨止延月
於西嶺又明日僧導出扉陟巖巖日已高有廟歸然若漁艇上
甃鐵瓦石四壁立稍前亭四楹亦皆石欄楯鱗鱗懸薄萬仞蓋
祝融峯頂也皮杖振衣風謾謾然側足下視而不見其裏決眞
鳥外而不知其所止少頃雲氣一縷起屢下倏忽合沓如立薄
紗中相與入廟拾松實支頤以俟又未幾日窓隙有光一蒼石
覩臥峯背莫知其尋丈循以返於上封之後圃泉冽草幽不風
而馥子乃歎元氣翕張之妙莫盛於此其他所見不具焉惟山
之曉氣多陰少霽故是日遂不克登臺而觀所謂日出者予惟

至此之難而以未獲盡觀爲歉顧謂山僧是可待而觀乎僧曰
夫將與造物者游造物無待也游亦無待也兩相遭於泊然而
不知所以然今子智慮未絕於心風塵未絕於迹且不能待也
又焉能無待子曰有是哉子以造物爲無待者幻也以游亦無
待者玩也崇幻者墮實積玩者慆心是子所以棄於浮屠也今
以一日之積言之朝夕中昃晷剖刻分以爲人事興作起居之
節何者之爲幻而何者之可玩乎以爲幻邪則一時一事之成
毀不可意而推何況於太虛以爲可玩耶則山中之浮光伏景
猿鳥麋鹿皆將玩焉而子之無待恐無以加於一物且夫觀日
出者莫近於海隅正日晷者莫中於陽城君子其將拊髀雀躍

以從事乎抑修其人事之至實而有不暇於此也僧倘罔自失
子亦辭而去嗟乎彼二氏者之遺外人事而習爲河漢無極以
詫於人人是何足與言然其取於造物者甚廉其避遠禍害者
亦甚智以視夫熱中榮利而有累於人卒亦自戕其生者相去
較然矣故君子有時引之以激末俗或者慕其頹放而反以迂
聖賢之說則豈不惑哉昔朱張兩夫子之游於此也敘記其所
爲詩而申以玩物喪志之戒君子之隨時檢制其心如此予五
十解組自念無以效於國猶當有以效之於身榮利吾謝之山
水吾姑寄焉今日之游遇諸外而無所膠返諸心而有以自考
是又予之所得於茲山者而非徒向時聞見之迹也棹旣返舉

斯義以示兩兒因命書之以爲記

彭士商祝融望日記
山齋臥遊倏忽秋半客有拉子登嶽望日者予視日方昃有難色客固請遂行行數里過玉板橋度不能至祝融遇下火場僧卽迂道就之宿至則暝色迷離暮犬驕吠寺僧四五身披絮面萎黃望而知爲獄雲深處人是夜秋月孤冷栖栖與疏林留戀胸次壘塊覓酒澆之不可得僧烹茶設瓜果遊事藉以不儉茶罷方睡風颯颯聒耳不能寐夜半起步中庭觀星漢依然晶瑩計來朝晴明令僧持炬前導余與客尾之行層磴巔崎目不能測險夷迤邐至南天門敲寺門僧熟睡不應拂衣去徑抵祝融時風狂寒甚予與客露坐相偎傍以取溫

急切待日不得得啟明星知爲日出消息有頃寺門開入憩僧寮四壁微雲霑濕神慢中燈煌然不受雲侵忽天光來窗外僧以期告出步望日臺漫天皆雲如龍擎虎攫馬驟舟行山赭崖赤樹蒨花明樓閣盤鬱庭實雜陳瑰瑋譎怪倏忽異形正東雲赤尤濃爲日出嚮道久之日乃若吞若吐太息而上又如趙平原君捧銅盤歃血第未識捧日人能與子作方外盟否下祝融數武爲不語巖爲羅漢洞最險則會仙橋亂石欹側如不欲橋者過橋爲青玉壇石色溫潤如玉日射其巔林樾及之作綺縠狀望中山茅坪千巖萬壑或受日最先或葱蒨中漏一綫或踰時不得日則清冷自貴岸然負異於幽僻中雲樹畸零悉貯以

目不能到則攝之胸中時客與子勇尙可買復走毘佛洞夾道疏篁隱隱有聲就視之則泉穿其徑覆以蒼翠聲不得洩鬱爲函胡之奏行六七里許得一村眾山簇擁迷離惆悵久之山寺隱隱露一桷示予予曰此必毘佛洞常住矣入寺門意時已傍午日猶曇然作朝暎狀方悟向望日時平地猶未旦也寺四面寬曠衰草平鋪可裯而坐梵音清徹與竹中泉聲喧雜不復可辨悉貯以耳耳滛於聲不肯去割愛乃始去之循故道歸里許僧指山凹示曰是最捷須臾陟其脊頗不以爲峻俯視前山則壁立千仞徑傾側不可駐足攀蘿附木盤折而下級盡猶魂悸自是道稍夷廣陌細畝參錯於山之麓已而下火場在望心

神頓舒無復昨宵蕭颯狀循玉板橋歸歸時迴視日在祝融西
餘光倒射於沖漠之表璀璨甚可予目客亦諦觀良久乃去

黃爵滋登祝融峯記

山水如朋友遇合之緣蓋亦有數自予與徐東松諸君爲廬嶽之遊一時勝蹟取決晤談之頃迄今逾卅年今歲正月旣望遊豫章發舟遊楚計過九江當造東林補遊山北諸勝而風不得泊迺逕趨武昌迨三月旣望過洞庭抵長沙方定計遊衡嶽東松尙客耒陽馳使招之以四月八日先至謁嶽廟蓋東松久蓄此誠又子與契闊久思一見也予自湘潭攜兒子秩林陸行赴衡山縣以廿五日始至晤東松旅次次日偕赴嶽廟假三元宮齋宿又次日禮神畢候楊八愚明府登嶽

適因事未至東松以腳疾不能往輿從方獨候予雨不果行乃復與東松劇談厯採其所刻詩文集數十卷間道古今興廢出處大略東松時作呻吟予爲快論豪辨欲使忘其苦累也東松旣晤予甚慰期次日返耒陽及晨見日出予決計登祝融峯東松去以亭午復陰翳予曰卽冒雨行亦快事也嶽有五路予所登爲第一路路盤紆而磴高廣自嶽廟前循壽澗經祝高峯上南天門僧雲谷道士李寶林先在候飲茶稍憇入上封寺將至寺門則陰翳乍開眾峯離離悉出胯下坐寺中食頃復見陰霧四塞不辨庭宇予曰此去祝融絕頂僅二里許頃已開矣安知其不再開也將至日炯炯果復出詣鐵瓦殿肅拜畢由門左扶

披踞盤不坐石形塊聚凹凸拆裂周廣約數十丈垂空萬仞或曰卽風穴也其旁卽雷池於時九霄虛靜六合夷曠三湘九疑噓吸無際方凝睇間則林莽分涌澗谷驟失波濤重疊勢與胸平山或出一角露一脊如水中奇獸騰躍狀隱隱可辨所坐石若動搖作泛舟狀予語秩林曰此雲海也黃山之觀不過是已蓋衡之奇在雲自世附會昌黎禱獄之說遂若以雲爲衡累者惟明邱毛伯雲說所紀厯覽諸勝與今所見略符然謂雲之聚散使山若隱若現若可見若不可見是則猶泥其蹟未渾其神予目指以示諸導師曰今茲吾等不居然排雲而馭空乎適秩林徧覽諸石上得大書篆刻雲海兩字殆前人所見已悟到真

寶境界非僅謂盪吾之胸如鐵腳道人之猶爲虛鋒語也已而奇處漸平忽有隨風飛旋如葢著人頭上復四垂而下爲一片白地光明疑天在履鳥間直不知若何變幻也逶迤循舊逕下憩半山亭從夕照中迴望重巒紫霧頽霞縈迴天際下瞰郵郭燦爛若繡綺至玉版橋以東則復聞夾澗瀑布與旁溪禽鳥相答而聲光之妙遠尤以絡絲潭爲最至廟已曛黑仍宿三元宮次日返衡山縣飲楊明府署中明府爲具舟返湘潭又次日解纜秩林請爲記因詳述之以補前人之略且寄耒陽使東松聞之亦如身遇之爲樂也時道光戊申端一日

季郁祝融峯觀雲海記音銕腳道人登祝融峯仰天大呌曰雲

海盪吾心胸偉哉雲觀也後人震於觀日出長歌短賦備極瑰麗於雲獨略焉郁近廬峯下三次觀日出不獲遇亦緣之慳已庚辰六月復偕鄭子虞琴登峯宿上封寺曉起陟望日臺趺坐久之俯視東極紅雲一縷似作捧日狀不半晷雲氣瀰漫釀成天海橫風吹來一白無際初猶片片紙素以次加熒蓬勃擬金上蒸一瞬間布滿山腰似絮猶輕似綿又重因風徙蕩莽從頭上飛過又旋擁腳底稍定則一片汪洋波濤平靜不知身之在霄漢也直覺乘仙槎泛大海中四望蓬萊方壺圓嶠莫辨所向胸次固泠泠然羣峯羃雲下若紫蓋芙蓉天柱岣嶧崇俯不致彌望之如砥平似可駕一葉輕飄徑行飛渡時羣籟寢息惟

隱聞半山亭寺雞犬聲鄭子曰此所謂雲中雞犬者歟計日高
當數丈雲猶冉冉橫被忽風從西南來劈雲痕一綫烏輪閃爍
照耀山城湘浦行舟近在履舄下山光水光日光雲光金碧交
映上下一色乃方凝注而雲合焉則又似海市蜃樓彈指一現
令人心目頓炫且顧且行撥雲尋來徑抵寺門襟屨盡溼歸坐
禪榻雲往來窗牖間如織几席并成混濛之區飯定雲始散日
上階已入磚夫泰山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曩昔驅車匆過
未嘗諦觀也至史稱如布如牛如日如車輪如馬犬如鼠如美
人如絳衣如龍頭如囷倉亦未足觀雲之大大哉其惟吾衡雲
乎郁歸讀獄志自昌黎韓子開雲後雲若重爲衡累稱雲知已

者千古一鍊腳道人也卽景狀之山之靈其許我哉書貽鄭子
鄭子曰善

唐盧肇登祝融峯頂蘭若詩祝融峯頂萬餘層策杖攀枝步步
登行到月宮霞外寺白雲相伴兩三僧 韓愈祝融峯詩祝融

萬丈拔地起欲見不見輕煙裏山翁愛山不肯歸愛山醉眠山
根底山童尋著不敢驚沈吟爲怕山翁嗔夢回抖櫟下山去一

逕蘿月松風清

陶弼祝融峯詩

曾到祝融峯頂上步隨明月

宿禪關夜深一陣打窗雨臥聽風雷在半山

五代王元登祝

融峯詩萬疊到孤頂身齊高鳥翔勢疑撞翼軫翠欲滴瀟湘雲

溼幽巖滑風梳古木香晴空聊縱目杳杳極窮荒

李徵古登